

默主歌耶朝聖前後

奧思定（刊登於1994年1月28日的《公教報》）

去年暑假，我和太太曾到默主歌耶朝聖，整個旅程都很神奇。我們覺得，為我們祈禱的人也覺得：是聖母親自帶領我們去的。

我是教師，本來打算趁暑假到美國探親，但臨時不能成行，起程前一個星期要把機票退回。原因是醫生不同意。為甚麼醫生會不同意呢？因為我血液中膽紅素的含量非常高，這表示肝臟有毛病，必須服藥休息，不宜離港太久。

正因如此，我們才有機會留港聽到從默主歌耶朝聖回來的兄弟姊妹的分享。其中一個姊妹的話給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，她說：「在默主歌耶的那幾天，就好像在天堂上那樣快樂。」我聽了就很渴慕到默主歌耶去。

在這期間，先後有幾個人叫我們去默主歌耶。一天，有個朋友突來電話邀請我們跟他結伴去默主歌耶朝聖，我立刻答應了。（按：那時我的健康已好轉。醫生說：如果隨身帶藥，可離港兩星期。）不過事後朋友說：「我本來不是想打電話找你的，但不知何故，竟撥了你的電話。」

我們已經決定往默主歌耶朝聖，但交通問題仍有待解決。由於默主歌耶所在的波斯尼亞有戰事，香港沒有任何旅行社安排旅行團去那裡，我們須自想辦法。記得七月下旬有一天下午，我們向旅行社查詢，發覺整個八月份由香港來回羅馬的飛機幾乎都客滿了。但不知何故，三小時之後，我們三人來回的機票竟都有着落。

由香港到意大利那一程已無問題，但由意大利到默主歌耶要坐船、乘車，在默主歌耶要住宿，這些問題怎樣解決呢？想不到這一切都不用我們操心。原來有朋友的朋友在法國肯為我們辦妥一切有關手續。雖然那時法國的郵差正在罷工，但我們卻能及時收到由法國寄來的船票。總之，出發之前，樣樣事情都順利得出人意表，實在很難懷疑不是聖母帶領我們去。

後來終於到達了默主歌耶。抵埗不久，我們就發覺那是一個充滿恩寵和奇跡的地方。當地離開打仗的前線大概沒有由港島到屯門那麼遠，我們聽到隆隆的炮聲，也曾目睹戰機在頭頂上空飛過，但我們從不覺得害怕。在那裡，沒有甚麼地方值得遊玩，整天大部份時間用來祈禱。但總不會覺得煩悶。進了聖堂祈禱不久，就覺得有能量流過全身，心裡暖意洋溢。在沒有鮮花的地方，花香會突如其來，有時我嗅到，太太嗅不到：有時她聞見，我聞不見。我的鼻子素不靈敏，但很奇怪，我嗅到花香的次數似比她還多。我能辨別的香味，共有四種，包括玫瑰和茉莉。我們還見到太陽轉動的異象，可以長久注視太陽而眼睛不為強光所灼傷。

更奇妙的是：這些奇跡好像跟隨我們回到香港。有幾次我在學校附近的垃圾站——一個沒有可能會發出香味的地方——嗅到在默主歌耶嗅過的香味。而無論在香港或深圳，每一次當我們看太陽時，都會好像在默主歌耶那樣，可以目不轉睛地望著它而不覺得它過份刺眼。

以上奇妙事蹟，都使我們覺得：聖母在默主歌耶的顯現是千真萬確的。既然聖母真的在默主歌耶顯現，我們就不可以輕慢她給我們的訊息，而要認真地付諸實踐了。

在去朝聖之前，有人對我們說：每個到默主歌耶朝聖的人，回來後都有其特殊的使命。我並不清我的使命是什麼：回來之後，適逢一個剛從默主歌耶回來的舊同事王老師來校代課。我們就以天主教同學會的名義，發起學生和我們一起依照聖母的吩咐天天唸玫瑰經，逢星期三守齋。奇妙的事發生了，自從我們開始多祈禱之後，就發覺天主和聖母親自在我們中間工作，有時有些不是教友的同學問我：「可否給我一條鍊？」我問：「甚麼鍊？」她們答：「用來祈禱的鍊。」原來她們想要念珠祈禱；又有些教內外同學會分享一些我從未有過的祈禱經驗。此外，不少同學在祈禱之際，在學校、家中甚至洗手間，可聞見默主歌耶那種神奇香味。天主教同學會會長嗅到的香味有七、八種之多；還有一個慕道的同學一天在歸家途中，見到了默主歌耶的太陽。她說那個四點半鐘的太陽好像月亮那樣可定睛凝視。

多年來，我們的學校一直很少學生慕道，最多一年一個，但這學年竟有十多個同學加入慕道班。以往，自動參加天主教同學會每週祈禱聚會的人數，長期都是個位數字。現在的人數較多，可是有時仍然很少。例如十二月十五日星期三中午守齋，開始時只有一個同學在場，很久才多來了一個。我當時感到很失望；但我知道不應失望，而該信賴天主。第二天放學後，我們又有一次祈禱聚會。那天我因事要遲到，我有點擔心，怕他們因我不在而手忙腳亂。但當我到達時，他們已坐好，念完了慈悲串經，而會長正開始和其他同學分享信仰生活經驗，叫人作見證，之後還有小組討論。這些活動原本不在我的計劃之中。當日到場同學差不多有四十人，大部份是低年級的非教徒，打破了本校多年的紀錄。

我知道，以上這些事都不是我們老師所能做到的，一定是天主和聖母在我們中間工作了。願天主永受讚美！